

石门寨的枪声

李华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石門寨的槍聲

李華 著

(黔) 新登字 04 号

责任编辑：元 华

封面设计：吕凤梧

石门寨的枪声

李 华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120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412-0667-9/I·234 定价：6.00 元

内 容 提 要

1944年冬天，日本侵略军窜扰黔南，史称“黔南事变”。当地各族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奋起反抗，毙、伤、俘敌若干，缴获了日军的机枪、步枪、战马、指挥刀、太阳旗和防毒面具等多件，大大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同时，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受到空前浩劫。本书通过水辉、水法、水虎、石虎、山虎、水古、水龙、水凤等一批水家农民不屈不挠、胆大心细的惊险斗争事迹，真实地再现了那段血火纷飞的悲壮历史，展现了水族儿女爱国爱乡的纯朴感情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文章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是了解水族人民生活习俗的一个窗口。

小草一株寓敬意
献给抗日水家人

作者

1997 年夏

目 录

话 头	(1)
1. 端坡赛马	(3)
2. 木楼对歌	(9)
3. 晴天霹雳	(18)
4. 紧急备战	(22)
5. 傍晚枪声	(25)
6. 三虎闹敌	(30)
7. 主动转移	(38)
8. 群犬激战	(46)
9. 猎器显威	(52)
10. 鱼叉戳官	(59)
11. 血浸花衣	(66)
12. 阳雀夜啼	(79)

13.	五人失踪	(89)
14.	毒气入洞	(101)
15.	雪中送炭	(106)
16.	滚下深渊	(115)
17.	捉个活的	(121)
18.	佳藤日记	(125)
19.	洞中婚礼	(136)
20.	关门打狗	(145)
	话 尾	(155)
	话外话——作者杂白	(156)

话 头

故事发生在1944年的深冬时节。是时，云贵高原最南端的斜坡地带阴雨连绵。呼啸的北风卷着战争的腥气血火，闯进了这方天地。从湘桂战场溃退下来的国军成千上万，涌入黔境的难民浪潮滚滚北流……这一切，使这个喀斯特山区的冬天，显得比往常更加寒冷。然而，居住在这片群山折皱里的水家人，因其交通闭塞、信息不灵之故，对山外世事，知之极少。大难即将临头，还蒙在鼓里，毫无察觉。他们依旧和往常一样，过着贫穷的然而却是宁静的田园牧歌生活——纺纱、织布、砍火捞（开荒）、种庄稼。日出而作，日没而息。

一天，山海深处的羊肠小路上，突然冒出一长串荷枪实弹的人马。走在最前头的高个子，扛着一杆印着红烧饼的白旗子。他身后的人，个个戴着蓝悠悠的铁帽子，手中端着乌漆漆的枪杆子，枪尖上插着亮闪闪的长刀子，一副杀气腾腾的凶样子，直朝石门寨奔来，并凶神恶煞地隔墙命令水家人打开寨门，让“皇军”进去寨里休息；不然，要把寨上的东西抢光、房屋烧光、男女杀光。但那石门寨的水家人，天生了一副不信邪的脾气，管你“皇军”、“黑军”，管你有多少人马，不讲道理，估倒进寨是万万不行的。一方仗势欺人，挥舞刀枪妄图强行进寨；一方毫不示弱坚决不允，于是，两者之间便刀枪相见，僻静的深山水寨顿时枪炮之声大作；于是，一栋又一栋水家吊脚楼房便毁于炮火之中，一个又一个水家儿

女，惨死在“皇军”的枪口之下；于是，那耀武扬威的“皇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兵折将，丢马弃器，狼狈不堪；于是，古老的石门寨便流传着一支支千秋难忘而又悲壮的抗日之歌……

1. 端坡赛马

天刚朦朦亮，水凤就翻身起床了。山村姑娘的第一件事，就是习惯地查看水缸。她看到水缸里只有半缸水，立即抬着水桶往井边跑。一口气抬了五六挑水，把那口大瓦缸装得满彤彤的，才搁下水桶。喘了一口气，用手理了额上的刘海，斜眼看到火塘边有些渣渣，又拿起扫帚，把楼板扫得干干净净的，才满意地回到自己的卧室，把个圆圆的小镜子搁在窗台上，细心地梳理。梳好后，把那条又长又软的牛尾辫裹进白色的包头帕里，在头上盘了两圈，用镜子左瞧右照，感到满意，便换了一件阴丹士林布做的矮领窄袖斜襟衣，拴上那块刚刚做好的绣花围腰，又把那两根银晃晃的项圈戴在颈上，之后，再对着镜子端详。看着镜子里的人儿白嫩白嫩的鹅蛋脸，水汪汪的葡萄眼珠子，那对乖乖地躺在眼上的柳叶眉，以及眉桥间那颗豆大的黑痔，都觉得跟往常不一样。再看那胸脯，两个乳峰比去年高多了。水凤觉得有点不顺眼，用手把那胀鼓鼓的东西往下压。但那桃子般大小的海绵球弹性很强，手压下去像扁了点；手一松开又鼓了上来。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抿嘴一笑，樱桃小口两边立刻显出两个圆圆的酒窝。此时，她记起了人家唱的“十八姑娘一枝花，哪个后生不想她”的那首歌，觉得很有道理。自己的样子，确实比以往好看。还想自己再多看自己一会儿，木楼外面传来了同伴们的邀约声：

“水凤，摆呀！”^①

“呵，当啦！”^② 水凤边答边走出卧室。看到阿妈在洗脸，便问道：“尼^③，还有哪样事？”

“今天的事你不管了，和姐妹们上端坡玩耍去吧！”

水凤妈在笑答女儿的同时，把捏好的糯饭团递过去。水凤接过糯饭，笑看慈祥的妈妈，边吃糯饭边下木楼。

水凤是石门寨周围百把里颇有名气的姑娘，长得硬像凤凰一样美丽。可能由于她妈的影响和姑娘本身的聪明，先天后天的完美结合，所以不仅漂亮，还很勤劳，心灵手巧。里里外外，粗细活路，都很熟行，性格又特别开朗。俗话讲得好：乖巧姑娘媒最多。可能是这个原因，十天半月，总有人上门提亲。那些提亲者，家境和人品在水族地区都属上乘（条件差者是不会自讨没趣的）。然而水凤姑娘都一一谢绝了。她已进入青春期，并非不想男人，而想永远生活在一起的，是情投意合的男人。因此，她特别反感那种“隔口袋买猫”的传统作法。而在族中寨中盛行“前人兴，后人跟”的传统婚姻方法时，她一个姑娘家，是没有能耐去说服长辈们吐故纳新的，只有按照自己理想的方法，去悄悄达到自己理想的目的：婚姻上自己当家作主。

水凤的主张，很多隔代人反感，不少同龄人赞同。因此，一到赶场期间、红丧白喜或端节、卯节，寨上的姑娘都爱约她一起，共同玩乐。

① 摆——水语，走的意思。

② 当啦——来啦！

③ 尼——妈

今天一大早，寨上很多姑娘就收拾打扮好了，只等水凤同行。现在姑娘们又一次催促水凤上端坡。水凤帮妈妈做了一些事情，在妈妈的允许下，和寨上的姐妹们一起往端坡走了。

一年一度的端节，是水家人的年节；端坡，则是水家人过端玩乐的场所。

今年是个丰收年，这端坡便显得比往年热闹。太阳还没当顶，坡上已经到处是人。唱歌的，谈笑的，斗雀的，扳手杆劲的，吹芦笙的……各择其好，自得其乐。只有水凤的表情有点与众不同。她站在人群中，眼睛东搜西找，心里在悄悄呼唤一个名字——水龙。

她和水龙，是几个月前在水族的另一个传统节日——卯坡上唱歌结识的。那天，她俩算是棋逢对手，歌遇良才。从晌午时分唱到太阳快要落坡，还难舍难分又不得不分。后来，两人在九阡场坝相会过好几次。每一回相会的时间虽都很短，但每次相会，都使她和他增加了一缕情丝。通过一回回接触，那看不见的情丝便越系越紧，两堆青春的爱火在她们的胸中越烧越旺。

说实话，水龙的自然条件并不咋样。论长相，他一张油黑油黑的盘子脸，在那对又粗又浓的黑眉衬托下，眼睛尽管是双眼皮，却显稍小了些；而一根葱的鼻子下那张唇皮略厚的嘴巴发出的声音，却相当响亮。这样的自然条件和水凤相比，是显得有点不太般配。然而，水凤对于这些并不怎么在意。她喜欢他的，是他那憨厚朴实的样子，勤劳勇敢的品性，和气谦虚的态度，和那好像永远抖不完、倒不尽的满肚子的歌……她觉得，和这样的男人过日子才有味道。目前使她感

到遗憾的，是还没有向他坦露心中的秘密。而那水龙，两个月前已在场坝上送她几挂花丝线，这是送物探情的求爱信号。作为首次接到男人求爱物品的水凤，少女的羞涩心情和谨慎态度，约束着她的立即表态。不过，从那天起，她使用她那饱含情意的丝线，为他衲织袜垫，悄悄地作了回答的准备。

水凤的针线手脚，在方圆百把里的几十个水族村寨中算是颇有名气的。有人说，哪个后生能得到水凤做的鞋子袜垫，睡着也会笑醒的。

这一个多月来，水凤除照常帮助阿妈碾米、推磨、舂碓、讨猪菜、砍猪菜、煮猪菜、抬水、洗菜等活路外，就拼命挤时间，躲在卧室里衲这双袜垫。时间悄悄地过去，精心设计和缝制的袜垫也出来了：一对喜鹊站在花儿正开的桃树枝头，嘴吻着嘴，相亲相爱，简直像活的，传神送意极了。用这精彩的作品送给心上人，寄托着心底深处的殷切希望，她想，水龙看了一定非常高兴。她要达到的，也是这种以物托情所产生的强烈效果。

此刻，在不断涌入端坡的人流中，水凤仍看不到水龙，心慌意乱，疑惑、猜测，一起涌上心头。越猜越想情越乱，越思越想越着急，像只热锅上的蚂蚁。

正当水凤极度不安时，一个身着青布短打、头缠青布包帕的后生，出现在她的视线里了。她骑着一匹矮小的枣骝马，从对面的丫口上小跑而来。她那颗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心，像服了镇静剂，马上安静下来。脸上泛起雾过天晴的微笑。那双会笑的葡萄大眼，紧紧盯着迅速向这边靠拢的骑士。

为使水龙知道自己的位置，水凤挤到人群前面。目光锐

利的水龙，一眼就看到了日思夜想的心上人，心头激动不已。不过，此刻的他，无法脱身挤到人丛中去和她玩耍，只是和她四目相对后，便若无其事地骑着马儿在马道上跑了一圈又一圈。每次跑过水凤面前时，都要微笑点头示意。在水凤眼里，水龙那匹马是天下最好看的马，那马的“叮铃叮铃”的铃当声和得得的蹄声，是一首首最好听的山歌。她是越看越爱看，越听越爱听。她指望在这个好马云集的端坡上，他能夺得头名。

水凤看着想着，想着看着。呆眉呆眼，如醉如痴。直到身边的同伴发出“吃吃”的笑声，她才如梦初醒。白嫩的脸上，飞出两朵羞臊的红云。

太阳当顶时分，铁炮“轰轰”三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赛马快要开始的信号。此时，只见一位身穿青布长衫、头裹青布包帕的老者——“都老”，站在不远处的叉路口。他的面前，立着一张方桌，桌上摆了些鱼包韭菜和豆腐、水果等祭品。“都老”双掌合拢向天地作揖，口中念念有词，说了些谁也听不清又听不懂的咒语后，把桌上的酒喝了一口又喷出来，连喝连喷三口后，再把剩下的酒朝天一泼，然后骑一匹膘肥体壮、毛色光滑的青马，沿端坡马道小跑一圈。这曲序幕揭开后，端坡的主要节目——赛马就正式开始了。今天参赛的马有五六匹之多。赛马裁判组的人员把每五匹编为一个组。一组又一组的比赛，在阵阵“加油”声中过去，好不容易轮到最后一组，水凤的心感到特别紧张。因为这一组有水龙参加，而且这一组内，有前年的“状元”和去年的第二。那两名骑手经验丰富，马儿壮实。她暗为水龙着急，却又不知如何帮忙。心在“咚咚”地紧张地跳跃，眼睛直呆呆地盯

着不远处的起跑线。

忽听“唏哩哩”一声哨响，五根鞭子立即在马背上飞扬，起起落落，狠抽着五匹马的屁股。被抽打的马儿像离弦之箭，向前狂奔。水凤看到，水龙的马儿不前不后地被夹在中间，超越前两匹很不容易。但水龙那马好像和他一样，特别精灵，在拐弯地方，涌出了神奇的暴发力，像长了翅膀，几大纵步就越过面前的两马而跑到最前头。马道两旁的人们欢喜雀跃，“加油”的呐喊声响震端坡。水龙则一直独领风骚，稳居首位，直至终点。

此时，太阳已快搭山。最后一组赛完后，“都老”在“当”的锣声后宣布：今天赛马“归一”（结束）。各组第一名明天在这里复赛，取得复赛资格的有水虎、石虎、山虎和水龙、石潘。

水龙听到宣布，心中感到压力很大：他想，明天的对手，是石门寨上有名的“三只虎”。他们不仅是好猎手，还是有名的好骑手，明天我能赛得过他们吗？

水龙正在沉思时，石门寨上“三支花”的水凤、丹凤、双凤和几位姑娘过来了。

“水龙，想不想跟我们去石门寨过端？”有刀嘴之称的丹凤偏着黝黑的瓜子脸，丹凤眼直视水龙，并故意加重语气问：“难道不想！”

“太麻烦你们嘛！”水龙试探性地答话，斜视水凤。

“哼！你会麻烦有人喜欢你麻烦哩！”丹凤弦外有音地说，“要是你不会麻烦，哪个才稀罕你去哟！”丹凤又偏过头去问水凤：“水凤姐，你说对不对？”

心柔嘴软的水凤掩嘴微笑点头：“嗯！”

“那就多谢了!”水龙说,“不过,不知该去哪家?”

“先到我家才合!”性情豪爽的水虎道。

“先到你家?”丹凤否定道,“你算老几?”

“不管算老几?”水虎争辩道,“去你家,容易误会;去水凤家,不是时候,不合规矩;不去我家,还去哪家?”

丹凤沉思片刻,笑对水凤:“水凤姐,咋办?”

“水虎哥的话有道理。”水凤轻声说。

丹凤转脸对水龙:“先生同意了,你就跟水虎哥去他家。吃饭后老老实实等着,不许乱说乱动。先生要找你谈话,听到没有?”

“先生?”水龙皱着眉头,不解其意地反问。

“嗯!是先生,是你的先生,是你最喜欢的先生。”丹凤连眨那双迷人的丹凤眼调皮地问:“明白了吗?”

水龙沉思片刻,恍然大悟:“明白啦!明白啦!”

接着,丹凤为水龙牵马;水龙、水凤紧跟马后;水虎牵着自己的马,几个青年男女一路谈笑风生地走向石门寨。

2. 木楼对歌

水龙随水虎到了水虎家木楼下,水虎把自己的马儿放在厩内,把水龙的马拴在厩外的另一端,各放了一帽稻草喂马后,两人就登梯上楼。此时,水虎家那百余平方米的宽敞木楼上,已经坐满了人。

水龙一进去,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热情打招呼、让坐。

一个小后生站起来，用力拉水龙坐到他原来坐的草凳上。水龙不肯。水虎说，“坐下吧！我表弟常来，家中的锅瓢碗盏、桌椅板凳放在哪里他熟悉得很。他也是主人家，让他自己找去。”

水龙安坐后，扫视屋中一遍。全屋约四五十人，围成两个长方形，相挨而坐。男一桌，女一桌。男女有别，泾渭分明。规矩和他家的一样。只是屋内多一个悬吊在堂屋中间的大铜鼓。这铜鼓使水龙明白，水虎爹在这个寨里辈份很高，不是寨老，也是房老^④。

水龙的判断很正确。水虎爹虽才五十出头，可在这个一百三十多户人家的石门寨里，他和水法、水生三个人辈份最高，人称“三老”，其中，他年纪最大，是“三老”之大老，人们都称他“辉公。”敬他为寨老。

寨老是一寨的自然领袖，虽不是一种行政职务，也非选举产生，然而在一寨人中，他却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很强的凝聚力、号召力和组织力。大凡寨中的婚丧节庆，寨老说上几句吉利话，人们就特别高兴。在民事纠纷中，他的作用尤为显著，诸如夫妻吵打、弟兄争执、物资分配等，只要寨老出面说上三言两语就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与外寨外姓的纠葛，寨老的意见就更有份量了。

寨老在这些活动中，都是为全寨人的利益而进行的义务劳动，不享受任何报酬。

入坐不久，主人家就在每桌人中间均均匀匀地间隔着摆上三口沙锅，内放一些猪、鸡、鸭血和肠杂，锅边摆着油炸

^④ 房老——一个支系（即一房）之长辈。